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**編號：**

參賽類別	**■小說組　□散文組　□新詩組**
作品名稱	**旋梯記事——再上一階，就是昨天**

序

我出生的那天，母親就不在了。

這句話說出來很重，可是在我們這個世界，是再尋常不過的事。母親叫巨核細胞，住在骨髓深處，身量是我們的幾十倍。她這一生只做一件事：把自己一寸一寸拆開，拆成上千個小小的碎片，每一片都是一個我。我們被推出血管壁的時候，她已經空了，像一間搬完家的屋子。

沒有人教我們該不該難過。我們只被告知一件事：你有七天，運氣好的話，十天。

於是我學會了數日子。我把每一天想成一級階梯，走過去，腳下就多一級昨天。我的一生，大概就是七、八級階梯那麼高。

一、沒有核的孩子

出生第三個小時，我已經明白了幾件事。

第一，我們是血液裡最小的。紅血球像運貨的大卡車，白血球是巡邏的警衛，而我們，直徑不過兩三微米，形狀像被壓扁的圓盤，扔進血流裡，連自己往哪裡去都無法決定。

第二，我們沒有核。這是我最晚接受，卻最早知道的事。別的細胞都有一間小小的書房，把整個生命的說明書收在裡面；我們沒有。我們是從母親身上剝下來的碎片，只帶走了做工的工具，沒帶走那本書。這意味著我們不會長大，也不會複製，更不會有「原本應該成為什麼」這種期待。我們只能是此刻的自己。

我曾經為這件事難過過半個小時。半個小時，對一枚血小板來說，大約相當於人類的兩個多月。後來我想通了：沒有書的人，反而不必擔心自己被寫錯。

第三，我們住在一個宿主裡面。

宿主是一個學生。我不知道這孩子的名字，血管裡沒有名字這種東西，只有味道。清晨是咖啡因的苦，中午是白飯與醬油的鹹，夜深了偶爾混進一點焦慮，像清水裡滴了一滴墨。我們就靠這些味道，去猜外面的世界。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們外面有什麼，我們只是每天被血液帶著，從心臟出發，繞一圈，回來。

宿主的身上，還常有兩種奇怪的味道。一種是酒精，很冷，很乾淨，聞起來像一道命令；另一種是乳膠手套，悶悶的，帶著一點橡膠的甜。後來老先生告訴我，那是實驗課的

味道。宿主每天抱著一疊很厚的書，穿過一條又一條走廊，把自己一節一節，塞進一個叫做醫學的形狀裡。

第一次穿過心臟的時候，我以為自己要碎了。那是一間會呼吸的大房子，牆壁厚實，每隔一秒，就用力把我們擠出去。咚，世界向前推一下；咚，再向前推一下。後來老先生告訴我，那不是心跳，那是這具身體對每一個居民說的話：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

夜裡宿主睡著，血液會變得很慢，慢得像一條夏天的河。我們貼著血管壁漂，聽遠處肝臟打鼾似的代謝聲。那是一天裡最像故鄉的時刻，雖然我們沒有故鄉。

與我同一批被推出來的孩子，有好幾百個。其中有一個，總是黏在我旁邊，我叫他同期。我們沒有名字，只有一起漂過的路：同一個彎，同一陣急流，同一次忽然升高的血壓。他比我圓一點，也比我膽大一點，什麼都想去碰。他說，他要在七天之內，把整具身體的每一條血管，都摸一遍。

「這怎麼可能？」我說。

「所以才要從現在開始。」他說。

繞一圈，回來。多年以後我才懂得，這句話有多麼像一種祝福，又有多麼像一種詛咒。

當然，我說「多年以後」是誇張的。我的一生，只有幾天。可是在這幾天裡，我遇見了一件怪異的事。

出生的第一個清晨，血流忽然被拉得很長，我感覺整個世界向左傾了一下，然後向右，然後又向左，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，一下一下，把我們往上提。重力沒有消失，卻每隔幾秒就換一個方向。心跳先是急，再是沉，一層一層疊上去，如同潮水漲過一級又一級的岸。

我身旁一個紅血球嚷了一句：「哎呀，又是這孩子在爬那座東西。」

我問：「哪座東西？」

他來不及回答，就被血流沖走了。他是趕著把氧氣送去大腦的，這孩子今天要考解剖學。

我望著他消失的方向，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預感：那座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，會在我短短的一生裡，佔去很重的位置。

二、老先生的書房

出生的第二天，我被排進了脾臟。

脾臟是我們的候車室。身體裡三分之一的血小板都在這裡歇著，等著哪天有人喊一聲，才被放出去。那裡光線很暗，空氣裡是酵素慢慢磨東西的聲音，像一間老圖書館的地下室。

我就是在那裡認識老先生的。

他是一顆記憶 T 細胞，身形比我大得多，走起路來慢吞吞的，好像每一個字在出口之前，都要先過一遍海關。他說他住在這具身體裡已經十幾年了，比這孩子上過的任何一間學校都久。

「十幾年？」我算了算，「那是我壽命的……」

「六百多倍。」他替我算完，笑了一下，「不必替我羨慕。我記得的東西，大多不太愉快。」

他告訴我，記憶 T 細胞的工作，就是記住敵人。那年的水痘，某個夏天的腸病毒，一場拖了很久的重感冒，每一個闖進來過的名字，他都刻在身上。「記憶這件事最不公平的地方，」他說，「就是它總是先記得傷害。」

我不太懂，但我把這句話存了起來。沒有核的孩子，記不住很多東西，卻很擅長收藏句子。

「不過，」他頓了頓，「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沒有告訴別人。這孩子七歲那年，發過一場很高的燒，我被叫出去打仗，打了三天三夜。可是那三天，我記得最清楚的，不是病毒，是一雙很涼的手，一直貼在額頭上，一夜一夜，沒有離開。」

「那是誰的手？」

「我也是很久以後才明白。」他望向暗處，「原來記憶並不只會記得傷害。只是疼痛的紀錄會先被寫好，而溫柔，要花很久才讀得出來。」

那一夜，他忽然問我：「你想不想知道，書房裡寫的是什麼？」

我說我沒有書房。

「所以才要說給你聽。」

老先生用很慢的語氣，描述了一座梯子。

他說，每一個有核的細胞裡，都住著一座梯子。那是兩條極長極長的鏈，互相纏繞，一圈一圈向上扭轉。鏈與鏈之間，一級一級搭著橫木：A 一定接著 T，C 一定接著 G，一格都不會錯。把這些橫木的順序讀出來，就是一個人的說明書：眼睛的顏色，血型，指節的長短，甚至某些說不清楚的脾氣。

「兩條鏈，」他說，「一條是這孩子母親給的，一條是父親給的。」

「像兩個人，各扶著一邊欄杆。」我說。

他停了很久。「你這句話，比我說的好。」

「橫木與橫木之間，牽得很輕，用的是很弱的力氣。」他接著說，「太緊，就拆不開；拆不開，就傳不下去。」

「所以，輕是有道理的。」

「輕是有道理的。」他點點頭。

他接著告訴我最要緊的一件事。這座梯子在細胞分裂的時候，會從中間慢慢拆開，兩

條鏈各自分開，每一條舊的，都成為模板，再去補上一條全新的。「所以，」他說，「每一個新生的梯子，都是一半舊的，一半新的。舊的那一半，永遠不會被丟掉。」

我在黑暗裡想了很久。「這樣算是複製，還是算是……傳下去？」

「兩個都是。」老先生說，「傳下去，本來就是一種複製。只是好的複製，不是把舊的原封不動搬過來，而是留下一半，讓另一半有機會長成新的樣子。」

我不知道這些話，在往後的日子裡，會一遍一遍回到我身上。

臨走之前，他忽然說：「孩子，你有沒有發現，這個宿主每次爬那座梯子的時候，心跳都會慢下來？」

我說我注意到了。

「那是因為，」他說，「往上走的人，其實都是踩在自己的過去上面。每上一階，腳下就多一階昨天。人總要站得夠高，才看得見自己走過的路。」

那時我還不知道，他說的不只是這孩子，也不只是我。

三、重力轉彎的地方

第三天傍晚，我終於知道了那座東西是什麼。

宿主放學之後，沒有回去，拐進了一條窄路。血液裡的腎上腺素退得很乾淨，只剩一種輕輕的、平靜的甜味。然後，重力開始轉彎。

我從沒有這麼認真地感受過一件東西。

每上一段，身體先向右傾，血液被壓向右邊的血管壁，接著向前，再向右。像是有人捧著我們，慢慢地、耐心地，畫一個又一個圈。可是每畫完一圈，那隻手就把我們往上托高一點。不是原地打轉，是一邊轉，一邊升。

每一步落在水泥上，都是一次很輕的撞擊，順著骨頭傳上來，一下，兩下，像有人在我們頭頂，敲一面很遠的鼓。

我數了數，總共轉了四段。第三段的轉角，宿主的手掌順著欄杆滑過去，水泥的表面很粗糙，有一處微微的缺口，掌心的微血管輕輕縮了一下。我當時只覺得那是一個普通的觸感，像路過一個沒有名字的地方。

「這就是迴旋。」老先生的聲音，從另一條血流裡傳來。他也出來透透氣了，他說他一年也難得出來幾次。

「你怎麼知道那是什麼？」

「我沒有見過這座梯子，」他慢慢地說，「可是每次這孩子爬上去，我書房裡的橫木，就會輕輕地響，像是認得它一樣。有些東西，是不必經歷，就會認得的。」

我想，他說的大概是形狀。外面這座梯子，和他書房裡那座梯子，長得那麼像：都是繞著一個中心，一圈一圈，向上。

他還說，這孩子在國文課上學過一個詞，叫做迴旋。詩裡有些句子，每繞一圈，就回到原來的位置，可是意思，已經厚了一層。「所以迴旋不是重複」老先生說，「是同一句話，在不同的高度，被再說一次。」

宿主爬到最高的一層，停住了。血壓沉了下來，體溫的暖從皮膚那一側，一波一波傳進來。老先生說，那是夕陽。我沒有眼睛，沒有見過夕陽，只知道血管壁的一側，一點一點被烘得發燙，像有誰把手掌貼在了外面。

風也來了。皮膚下的微血管收縮，一陣涼，又一陣涼。老先生說，這座梯子是中空的，外面盤旋著階梯，裡頭卻是通的，風可以從中間直直穿過去。

「像什麼？」我問。

老先生想了很久。

「這孩子念過一篇很老的文章，」他說，「寫蓮花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。可是這座梯子，外面是彎的，它繞了那麼多的路，裡面卻一直是通的。我想，它大概是蓮花的另一種說法：外面轉了很多圈，中心從來沒有偏。」

就在那時，宿主開口了。不是對誰說話，是一種很輕的氣聲，從喉嚨震進顱骨，再傳進每一滴血裡。我聽見了，那是一個句子：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。

我從來沒有想過，聲音也可以是一種溫度。

宿主念完，靜了很久。然後我感覺到，心跳一格一格慢下來，慢到只剩六十下左右，慢到我幾乎可以數清每一次搏動之間的空白。那不是疲倦，是一種很奢侈的安靜，像一個人終於允許自己，只當一個人，不必當那個一直要考試的學生。

我在血管裡悄悄地想：如果這就是活著，那麼七天，也許夠了。

那天夜裡，我在血管壁旁邊，一個人數日子：一，二，三。第三階。我發現，這是我第一次覺得，日子是可以捨不得的。

原來捨不得，也是一種很大的重量。它不佔位置，卻比一整顆心臟還要沉。

四、校史室的下午

第四天，宿主沒有去爬梯子，而是走進了一間很安靜的屋子。

血液裡的味道很淡，是舊紙張，和一點點灰塵。老先生說，這是校史室。

這個地方，我們沒有來過。可是這孩子一進門，心跳就先低了一格，像走進一間有人正在睡覺的房間，不自覺地放輕了腳步。

宿主走得很慢，走一步，停一下。我聽見紙張被輕輕掀起的聲音，聽見腳步在一幅畫前停住。老先生說，畫裡是一座梯子，被許多年前的某個學長，用鉛筆畫了下來。畫旁邊，還有一篇文章，是很多年前的校友寫的。宿主一個字一個字，用氣聲讀著，那聲音震進顱骨，我也就跟著聽見了。

那位校友寫道，他念書的時候，最怕上樓。因為每一次爬上迴旋梯，都覺得自己離目標還很遠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在最高一層轉過頭去，忽然發現，自己已經高過了操場上所有人的頭頂。「原來每一步都很小，」他寫，「小到讓人不覺得自己在前進，可是回頭一看，我們早已離地面很高很高。」

宿主讀到這裡，停了很久。

血液裡有一股很細的味道，像是疲倦，又像是被什麼輕輕托住了。我後來才知道，那是每一個念書的人，都會有的味道：懷疑。

「這孩子在懷疑自己。」我說。

「每一個爬梯子的人，都會有那麼一段路，」老先生說，「往上看不見頂，往下看不見地。這時候最容易做的事，就是停下來，問自己：我為什麼要來這裡？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老先生想了想，說：「外面的人，喜歡叫醫學院白色的巨塔。高，白，冷，好像離人很遠。可是這孩子今天讀的這篇文章，告訴我們另一件事：白色並不是乾淨，白色是願意被人看見自己髒了，然後，再洗一次。」

這句話太長，我一時裝不進句子的抽屜，只好把它折成兩半：白色不是乾淨；白色是願意再洗一次。

宿主離開的時候，回頭看了那幅畫一眼。心跳從低沉，慢慢地、一階一階地，恢復了原來的節奏。

我知道，這孩子今天晚上，還是會去爬那座梯子。

五、門衛與擺渡人

第五天，梯子的傳聞傳遍了整條血管。

是一個紅血球先說出口的。他還是那個永遠趕時間的紅血球，這回卻難得在心房邊停下來，喘著氣說：「你們聽說了嗎？宿主今天上課的時候，皮質醇一下子飆得好高。」

皮質醇，是壓力的味道。我們這些小小的居民，一向靠它分辨今天發生的是好事還是壞事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有人在課堂上說，」他壓低聲音，好像怕被宿主聽見，「實驗大樓那座迴旋梯，總有一天要拆了。」

血流一下子安靜下來。

嗜中性球大哥剛好巡到這裡。他是個粗獷的傢伙，像個門衛，一輩子只認得兩種人：自己人，和入侵者。他撓撓頭，說：「拆就拆吧，一座水泥的東西，有什麼好難過的？我這輩子，只需要記得壞人長什麼樣子。」

「你在血管裡的日子，只有一兩天。」老先生溫和地說，「你當然只需要記得壞人。」

「那你呢？你記得什麼？」

老先生看了看我，沒有回答門衛，卻對我說：「孩子，你告訴他。」

我想了想，說出一個很小、卻是我這幾天最確定的答案：「他們拆掉的是水泥，可是這座梯子，已經在這孩子的身體裡，轉了一圈又一圈了。」

嗜中性球愣了一下。他抓抓頭，什麼也沒有說，只是那一晚，我看見他在血管壁旁站了很久，沒有巡邏。

臨走前，他忽然回過頭來問我：「小不點，你怕不怕？」

「怕。」我說，「可是怕，不是不去的理由。」

他哼了一聲，那聲音聽起來，像是把一整個夜晚的敬意，都縮進了鼻腔裡。

紅血球倒是很誠實地嘆了口氣：「我還有一百多天，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，我要記住什麼。你們一個記十幾年，一個只有一個星期，卻都想得比我清楚。」

「不是清楚，」我說，「是沒有時間不清楚。」

這是我這輩子說過最像大人的一句話。老先生聽了，笑得眼睛都瞇起來：「好個小大人。」

那天夜裡，我還聽到另一個消息，更小，卻讓我久久沒有睡著。前一天，同期被抽了出去。那是實驗課，宿主學習製作血液抹片，用的是自己的血。同期被鋪在一片玻璃上，染成深紫色，然後被人用目鏡看了很久很久。

「他怕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老先生說，「不過，被人那樣認真地看過，是一種很好的告別。」

我想起同期說過，他要把每一條血管都摸一遍。他終究只摸到了一片玻璃。可是那片玻璃上，有一個人，認真地看了他很久。

我想起自己沒有核的事。我沒有書可以被讀，可是原來，也可以被看見。

我把這件事，收進了句子的抽屜。裡面已經有三句話了：溫柔要花很久才讀得出來；每上一階，腳下就多一階昨天；被認真看過，是很好的告別。

這是我一生的財產。它們不佔重量，我很滿意。

六、電話裡的聲音

第六天的傍晚，宿主又爬上了梯子，這一次，手裡拿著電話。

我不太懂電話是什麼，只知道宿主的手心微微出汗，血液裡有一種期待的味道，像一封還沒拆開的信。電話接通的那一刻，心跳漏了半拍，然後有一個聲音，從耳朵進來，順著骨頭，一路流進血裡。

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
「吃飽了沒？」

聲音經過骨頭的時候，會變得很低，像隔著水說話。可是那句話裡有一種很沉的溫度，讓我整個身體都軟了一下。

「吃了。」宿主說。

「今天冷，你有沒有穿外套？」

「有。」

那個聲音停了停，忽然問：「那座梯子，還在嗎？」

宿主沒有立刻回答。我感覺到喉嚨緊了一下，腎上腺素微微湧起，又退了下去。

「在」宿主說，「我現在就在上面。」

電話那頭安靜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斷線了。

「我年輕的時候，」那個聲音說，語氣忽然變得很輕，像是怕吵醒了什麼，「一下課，就從後門跑出去，爬到最上面。那時候，四周都是田，夕陽沉下去的時候，整片田都是金色的。我最喜歡在那裡，什麼都不想。」

我的血管邊，老先生一動也不動。

「我們那時候，有一句話」電話裡的聲音說，「醫人、醫病、醫心。念得很熟，可是到很久很久以後，才知道最難的是最後那一個。外面的人總說，醫學院是一座白色的塔，又高又冷。我卻一直覺得，它是一座梯子。有人一階一階地爬，有人只顧著往上，忘了回頭看看，自己當初是為什麼出發的。」

宿主沒有說話，只是靠在欄杆上，冰冷的水泥透過衣服，一寸一寸浸進體溫裡。

「聽說要拆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拆了也好，」那個聲音說，「他們說會蓋一個一樣的。可是你要記得，一樣的是形狀，不是我們爬過的那一座。」

宿主的眼睛忽然熱了。我可以分辨出來，那是一種鹹的液體，從淚腺一路湧出去，帶走了一點血液裡的皮質醇。原來眼淚是這樣的：身體把最重的東西，悄悄地送走。

「我不會忘記的。」宿主小聲說。

「傻孩子」電話那頭笑了，「不用記得。你只要，好好地爬上去。」

那一刻，老先生忽然開口。他的聲音很輕很輕，像一個老人在窗邊自言自語：

「這個聲音，我認得。」

「你認得？」

「這是這孩子的母親。」他說，「七歲那年，那雙很涼的手，就是這個聲音的主人。」

我愣住了。

「這孩子的書房裡，有一半，是這個聲音寫的。」

我終於懂了他先前的那句話。沒有核的我，一輩子都讀不到那座梯子；可是我在這一刻，聽見了寫成它的人。

宿主掛了電話，站了很久，一直沒有離開。夜風把欄杆吹得很冷，宿主的體溫，卻一直維持著一種平穩的暖。

我忍不住問老先生：「她說不用記得。可是您說，記得是很重要的事。」

「那是我們的工作，」老先生說，「不是這孩子的。」

「那這孩子的工作是什麼？」

「繼續。」他說，「記得，是為了讓人有力氣走下去。如果記得變成了負擔，那就不是記憶，是石頭。」他停了停，「你看，母親比我聰明。她把記得的事情，交給我們這些細胞，然後對孩子說：你只管往上走。」

我想，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世界，需要沒有核的孩子，也需要有書房的老人。一半負責記得，一半負責往前，才能把日子過成螺旋，而不是圈圈。

那一夜，我在血管的轉彎處，遇見了一位老姊姊。

她已經走到第九階了。身體不再那麼圓，邊緣有些起皺，顏色也很淡，漂起來的樣子，像一片快要落地的葉子。

「你也是被這座梯子迷住的？」她問。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：「您怎麼知道？」

「這具身體裡，每個孩子都會被迷住。」她說，「我們一輩子沒見過它，卻都跟著它轉。」

我問她，第九階是什麼感覺。

她想了很久，才說：「你知道我們這一生，大部分的時間，在做什麼嗎？」

「漂。」

「對，漂。」她說，「漂過一個又一個彎，看起來什麼也沒做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們漂，是為了在某一天，某一個誰也不知道的時刻，剛好在那裡。」

「剛好在那裡。」我重複了一遍。

「一輩子沒有被需要，也沒有關係。」她笑著說，「能夠平平安安地漂完，也是一種功勞。只是，如果哪一天，真的輪到你了，別怕。我們天生，就是為了這一刻而輕的。」

「輕？」

「輕，才能飄得遠；輕，也才能被一點點的東西，就留住。」

她說完，慢慢地漂遠了。我看著她的背影，覺得那像一位很老很老的、走過很多樓梯的人。

七、校慶

第七天，是校慶。

我不知道校慶是什麼，只知道那一天的空氣很吵。宿主的心跳比平時快，血液裡有一種輕快的、像汽水一樣的味道。很多很多人的聲音混在一起，其中有許多，帶著一點年紀，帶著一點笑。

老先生說，那是一群校友，穿著舊時的制服，回來看看他們的學校。

他們在梯子前排隊拍照。有人抱著同伴的肩膀，有人指著某個角落大聲說：「我那時候就是在這裡告白的。」有人說：「這裡，我們逃課用的。」還有人一句話都不說，只是把手掌輕輕貼在欄杆上，像貼著一位老朋友的肩。

宿主也在人群裡，被推來擠去。忽然，心臟猛地跳了一下，整條血管都跟著震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我慌張地問。

老先生沒有回答，他只是很輕地說：「你聽。」

一個聲音，穿過人群，喊了宿主的小名。

不是電話裡那種隔著水的聲音，是清清楚楚的、就在耳邊的聲音。宿主整個人僵住了，血壓忽然升高，血液一陣一陣滾燙，是驚喜，是不敢相信，是每一個被突然撞見的人才有的那種味道。

「你怎麼……」宿主說。

「想來看看。」那個聲音說，「順便，看看你。」

母親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制服，領口有一點褪色，卻燙得很平整。她站在宿主面前，比電話裡聽起來獨特，也比想像中更真實。

「走吧，」她說，「陪我上去。」

他們一起上了梯子。

我感覺重力在轉彎，一圈，又一圈，比平常慢許多，因為母親走得很慢。宿主放慢了腳步，去配合她的呼吸。我發現宿主的心跳，和母親說話的節奏，竟慢慢地合在一起了，像兩條並排的鏈，朝著同一個方向，一圈一圈，向上扭轉。

「會累嗎？」宿主問。

「累啊，」母親說，「可是有人陪著，累就變成另一種東西了。」

母親笑了一聲。那笑聲撞上塔身，拐了一個彎，才慢慢地回來。

上到第三段，母親忽然停了下來。

「就是這裡。」她指著欄杆轉角一處小小的缺口，水泥裂了一角，露出粗糙的骨料，「二十歲那年，我在這裡摔過一跤。」

我的血管猛地一縮。第三段的轉角，粗糙的水泥，微微的缺口。我在第三天，曾經路過這裡。

母親蹲下身，把褲管往上捲了一點，膝蓋上有一道淡淡的、發白的疤，細得像一條被歲月磨薄的線。

「血流了一整條褲管，」母親笑著說，「我還記得，那天的夕陽，也是這個顏色。」

宿主看了很久。

「痛嗎？」

「痛啊。」母親說，「可是痛過以後，我才敢一個人爬上去。人啊，總要摔過，才知道自己撐得住。」

我在血管裡，忽然覺得很不安。倒不是因為疤，是因為我在血液深處，聽見了什麼東西，很輕地，敲了一下。

老先生的話在我腦海裡響起：每上一階，腳下就多一階昨天。

而我，已經走到了第七階。

他們繼續往上，直到最高的那一層。

風從梯子的中間，直直地穿了過去。母親瞇起眼睛，讓風吹亂了頭髮，忽然笑著說：「這座梯子，我們那時候，叫它蓮花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。」她說，「念書的時候，覺得那篇文章好煩，背得要死。後來才知道，那是在說怎麼當一個人：外面可以彎很多的路，可是裡面，要一直是通的。」

宿主說：「外面彎彎的，裡面是空的，風才過得去。」

「對。」母親說，「你不必變得很硬、很直。可是你心裡，要留一條路，讓最初的那一點熱，可以一直穿過去，不被堵住。」

宿主問：「你什麼時候，最怕那條路被堵住？」

母親想了很久。「第一年在病房，站在走廊哭的時候。」她說，「我以為是自己不夠強。後來才知道，會哭，是因為那一點熱還在。真正該怕的，是有一天，什麼感覺也沒有了。」

我在血管裡聽得發呆。老先生輕聲說：「你看，母親說的，和我們說的，是同一件事。」

「哪一件？」

「梯子外面繞了多少圈，都沒有關係。要緊的是，中間那一條通道，別被堵死。」

我想了想，說：「像血管。」

「像血管。」老先生說，「也像一個人的初衷。」

八、傷口

那個時刻，來得很突然。

下樓的路上，宿主的心跳，是這一整個星期裡最輕快的一次。母親說了一個很久以前的笑話，宿主笑到肩膀發抖，血液裡有一種很淡的、像剛曬過太陽的棉被一樣的味道。我從來不知道，快樂也有味道。

下樓的時候，人群很擠。有人從上面下來，有人急著上去，宿主為了讓路，側身退了一步，腳下一滑。

我感覺整個世界向一邊翻倒，重力第一次不再是轉彎，而是直直地把我們往下拽。宿主本能地伸出手，掌心重重地擦過欄杆，擦過第三段轉角，那個缺口。

一陣尖銳的痛，沿著神經衝進大腦，然後，血管壁破了。

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光。那是外面的世界，第一次從破口灌進來的樣子。周圍所有的血小板，同時醒了。

沒有人下命令，也沒有人需要下命令。我們的身體比我們更早知道該做什麼。破口的邊緣，露出了一層我們從未見過的東西：膠原蛋白，像一片粗糙的地毯。平日裡，血管的內壁光滑得像一面鏡子，我們可以在上面漂一輩子；一旦鏡子裂開，這層地毯就會叫住所有經過的人。

我們一個一個，被牢牢地黏住了。

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在變形。原本圓圓的、光滑的身體，從邊緣伸出許多細細的手，像忽然長出了手腳，向四面八方，抓住旁邊的兄弟姊妹。我們身體裡那些小小的顆粒，同時打開，釋放出信號：二磷酸腺苷，血栓素，這裡，快來，這裡需要你。

更多的孩子從遠處趕來。有的剛剛出生，有的已經走到第八、第九階，那些老兄姊動作很慢，卻一個也沒有缺席。

「別怕。」老先生的聲音，遠遠地從血流裡傳來。他不能過來，這不是他的戰場，「你們是最小的，卻是第一個趕到的。」

我們一層一層疊上去，像人在搭一座橋。有人做橋墩，有人做橋面，有人用最後的力氣，往缺口裡塞自己。纖維蛋白原把我們一個個牽起來，凝血酶開始織網，一根一根細絲，穿過我們之間，把我們縫在一起。

我想起同期。他說過，他要把整具身體的每一條血管都摸一遍。他比我更早出發，走到了另一個地方；而我，摸到了他沒有摸過的這一個。

我想起出生的那一天，母親把自己拆成上千個我的樣子。原來，這就是我被造成這樣的原因：有核的細胞，總要問自己是誰，該成為什麼；我們沒有書，沒有這個煩惱，只需要在該在的地方，做該做的事。

母親拆開自己，讓我們得以出生；我們拆開自己，讓這具身體得以繼續。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，也是一件很溫柔的事。

母親，我在這一刻，才真正認得您了。您把自己拆成千百個我，不是為了讓我漂一輩子，是為了讓我在某個人跌倒的時候，剛好在那裡。

外面有一個聲音在喊：「怎麼了？怎麼會這樣？」

是母親的聲音。她的聲音在抖，卻一把抓住宿主的手，壓住傷口。「沒事，」她一遍一遍地說，「沒事，媽媽在這裡。」

宿主居然笑了。我聽見了，那是一種發著抖的笑聲，從胸腔裡震出來。

「換我了」宿主說，「和你，同一個地方。」

母親愣住，然後也笑了，笑著笑著，眼淚就掉了下來。

有人蹲下來，用一種很涼的液體沖洗傷口，塵沙被沖走了，我們沒有，橋已經很牢。

我們正在慢慢地封住傷口。我感覺自己的顏色，一點一點變淡。血流不再拉著我走，我停下來，成為這座橋的一部分。

有幾滴血，早已濺在了階梯的水泥上。我那些沒能趕上凝血的兄弟姊妹，就留在那裡，落進階梯的縫隙，成為這座梯子的一點點溫度。他們是最幸運的：因為這座梯子，會記得他們。

我不知道自己還剩多少時間，也許還有一點。我想對老先生說些什麼，卻忽然發現，這一生，沒有什麼需要交代的。

我只是覺得，很安靜。像宿主站在最高處時的那種安靜。

我數了數。第八階，好像就是這裡了。

最後一次，那個念頭很輕很輕地，轉了一圈：

再上一階，就是昨天。

尾聲、老先生的故事

隔天清晨，骨髓又送來了一批新的孩子。

我還是坐在脾臟的老位置。他們小小的，圓圓的，一個一個，問我：老先生，外面是什麼樣子？

我是一顆記憶 T 細胞，一生只做一件事：記得。

那我就把我記得的，說給你們聽。

三天之後，那個傷口結了痂，宿主的掌心多了一小塊深褐色的硬殼。宿主每天看好幾次，捨不得去摳。十天之後，痂自己落了，新長出來的皮膚很薄，是淡淡的粉紅色，中間留下一道細細的線。

那天傍晚，母親要走的時候，宿主把手掌攤開給她看。她看了看，又低頭看了看自己膝蓋上那道舊的疤。一個在掌心，一個在膝蓋，隔了那麼多年，卻是從同一個缺口來的。

「這是我們家的記號。」母親說。

宿主笑了，那個笑聲在胸腔裡轉了一圈，我聽見了，很暖。

後來，我聽說學校決定蓋一座新的大樓，也決定要把那座梯子，蓋回來。一模一樣的

高度，一模一樣的弧度，一級不多，一級不少。

「可是，」我對你們說，「他們複製得了形狀，複製不了那個缺口，也複製不了濺在梯縫裡的那幾滴血。那幾個孩子，會隨著舊梯子的水泥，一起被拆下來，變成塵土。」

你們別難過。

我在書房裡想了很久，才想明白：新的梯子，會有新的孩子去摔一跤，去流一點血，去留下新的缺口。這才是複製最好的樣子。不是把舊的原封不動地搬過來，而是留下一半，讓另一半，有機會長成新的樣子。

有人說，一所學校，就像一具身體。學生是血，來來去去；老師是骨，撐著大家；校友是記憶，散在各地，卻總在某個日子，回來認一認路。而那座梯子，大概是脊椎。

我還聽說，這所學校的校訓，是誠、愛、精、勤。我沒有眼睛，讀不了門口的字，卻覺得，一個細胞的一生，也不過就是這四個字：誠實地做自己，愛身邊的其他細胞，精確地完成工作，勤勉地活著，直到有一天，把棒子交出去。

聽說工程要花四、五年。等那座新梯子蓋好，我大概還在。到時候，我會在書房裡靜靜地聽，這孩子爬上去的時候，橫木會不會輕輕地響。如果響了，就表示，複製成功了。

我把這個沒有核的孩子的故事，說給你們聽。你們之中，將來有人會說給下一批孩子聽。每說一次，就複製一次；每複製一次，就留下一半舊的。這是我們這些沒有書房的人，唯一的書房。

我不知道自己還能記多久。也許有一天，我也會停下來，把書房交給比我年輕的細胞。那時候，我希望還有人記得，一個小大人的故事。

「那個孩子，叫什麼名字？」一個最小的孩子問。

「血管裡沒有名字」我說，「不過，他自己說過，他是一個小大人。」

去吧，往上走。每上一階，腳下就多一階昨天。而昨天，會在你們身後，替你們扶住欄杆。